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  
近期将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 走过斑马线

THROUGH THE ZEBRA CROSSING

冉平◎著



黄河出版社

1847 E7

长篇小说

# 走过斑马线

冉平/著

黄河出版社

2001年·济南

责任编辑 卢建明 韩晓磊  
封面设计 张宪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过斑马线/冉平著. —济南:黄河出版社, 2001. 9  
ISBN 7-80152-316-4

I. 走… II. 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921 号

|     |                                    |
|-----|------------------------------------|
| 书 名 | 走过斑马线                              |
| 著 者 | 冉 平                                |
| 出 版 | 黄河出版社                              |
| 发 行 |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br>(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
| 印 刷 |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 规 格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br>9.5 印张 248 千字 |
| 版 次 |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印 数 | 1—5000 册                           |
| 书 号 | ISBN 7-80152-316-4/I·077           |
| 定 价 | 20.00 元                            |

## 内容提要

在美国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曾建设回国办起了“建设律师事务所”，几个月竟没接一件案子，在房东催租等潦困状况下，他整天上街东看西观，想寻找更便宜的房子……哪知，他接手的第一个案子竟是自己找来的交通肇事案。艰难的取证，与肇事单位宏达集团董事长贺家声的交锋，同学的女友兼自己助手肖楠姑妈的病危，受伤者高天佑的出尔反尔，肖楠陷入与贺家声的感情纠纷，同学梁栋的出生之谜，代表宏达集团与美国的跨国申诉，自己的感情纠纷……在一系列的矛盾中，曾建设执著追求，找到了一名法律工作者的用武之地。

故事情节起伏，矛盾叠出，结构严谨，引人入胜，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景式地反映在改革开放中中国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复杂社会问题以及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范式的影响和冲击。

# 第一章

都市的黎明，天蒙蒙亮，市中心的十字路口很安静。红绿灯下的指挥台还是空的。几名穿荧光背心的工人正在用专业划线器刷新人行横道的斑马线，争取在天亮前完成。从城市上空鸟瞰下去，四条洁白纵横的斑马线呈井字形，在黎明中闪着莹光：规则、鲜明，如同一副崭新的棋盘……

晨曦渐渐爬上耸入云天的中国人民银行大楼……

随着报时的钟声，城市开始喧嚣……天渐渐亮了。

拥动的人群刹那间淹没了斑马线，走向各个方向。

交警衔着口哨在红绿灯下不停地旋转身体，挥动手臂，每个动作都毫不含糊，干净利落。

各色汽车呼啸着横穿过街道，鳞次栉比的广告牌不断闪现……

城市广场上锣鼓喧天，一群身穿大红大绿的老年人在欢喜地扭秧歌，很忘我。旁边，一只龙头随着哨声一上一下地耸动着：一队年轻人正在教练的指挥下学习舞龙。

路上的人流摩肩擦踵，其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脚步匆匆，走过地下通道口处时停下脚步，掏出纸笔。

墙壁上贴着出租房屋的小广告。

男人忽然停住笔，他的目光越过广告凝视着通道出口的一个人影。

那个模糊的人影渐渐清晰，可以看出是一位形容怪异的老

者：白发，戴着老式眼镜，中山装虽然破旧，但十分整齐；持一根手杖蘸着路边的积水往铺地的方砖上写字，神色庄重，一丝不苟，像小学生练字似的。方砖上呈现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字迹端庄酣畅，却随写随干……行人的脚步从字迹未消的方砖上纷纷踏过，老者并不在意，依旧一笔一划地写下去，也没有行人停下来看他一眼。

老者蘸水的手杖写到一个男人的脚前停住了。他抬起头，面无表情，也不开口。面前的是刚才抄录租房电话的那个男人。

男人笑笑：“老人家，还记得我吗？”老者看着他，没听见似的，一脸木然。男人只好挪开脚。老者继续专注地写下去。

旁边有路人对男子道：“跟他说什么？病人！二十年如一日，谁也没见他吐过一个字。”

男人点点头：“知道。”目光仍然在老者身上，若有所思，不肯离去。路人说：“也是病人。”走了。老者旁若无人，在方砖上一笔一划地写着……

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惊呼和急刹车的声音。男人一怔。

男人从通道口匆匆跑出来，见一位行人已经被汽车撞倒。汽车里的人并没有下来，却溜烟跑了。男人喊：“站住！”也有围观的行人喊：“站住！别跑！”但汽车已经汇入车流，从人们视野里消失了。男人抽出一支笔，凭着记忆将车牌号飞快地写在胳膊上，然后去扶被撞伤的人。被撞倒的人昏迷不醒，血流不止。行人们义愤地骂着现场逃逸的肇事者，帮助男人将伤者驮在背上。

男人将手中的笔塞给身边的人：“劳驾，把您的电话写在我胳膊上，做个见证，还有您……劳驾各位……劳驾了。”人们起初有些犹豫，但见男人被伤者弄得浑身是血，感动地依了他的吩咐。

有人去拦过路的车：停车！怕事的车从人们身边呼啸而过……路人叫：“这些人的心都喂狗了！”男人不吭声，干脆背着伤

者站到了马路中央。路人：“小心！你不要命啦？”一辆车躲闪不及，“吱”地刹住了。男人差点被撞，他不由分说上前拽开车门。车主：“你这人……”车主还在犹豫。男人：“见死不救，你要负责的！”车主点头：“走吧，快点！”男人：“对不起，人命关天。”路人围过来，七手八脚帮助男人将伤者塞进车里。男人对路人道谢，说：“麻烦您给交警队打个电话。”说罢男人钻进车里，汽车风驰电掣地开走了。一路人感叹道：“算这小子命大，关键时刻遇上好心人了，但愿别出生命危险。”另一路人说：“怎么说也是好人多，眼见为实，不信不行。”又一路人说：“我就不信，说不定人家原来就认识呢。”人们被他说糊涂了，一时都面面相觑。

黄昏，华盛顿，某律师事务所内。

计算机屏幕上都是英文。鼠标箭头指向电子信箱。屏幕上出现了一行行汉字：

汤达你好：

现在国内办事的速度比你想象得要快，曾建设的事务所已经批下来了。按你说的，我被第一个聘为事务所的会计，叫秘书或者助理什么都行，反正没有第二个人。因为房租便宜，地点也选得很偏僻，到现在还没接过一件案子。想换个地方，又没有资金……电脑旁边有一只像框，其中一位年轻女性在矜持地微笑。电脑前坐着一个中国人。

电脑屏幕上的汉字在滚动：

……但你的朋友并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每天东奔西跑。现在不是他关照我，而是我在照顾他，整天无聊极了。我感觉自己就像你寄存在国内的一个包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寄出去。想你。

你的肖楠

中国男人关了电脑，站起身来。他身边都是忙碌的外国人。窗外也是异国的摩天大楼。他快步走进里面的一间办公室。

同一事务所的主管办公室内一位看似主管的老人抬起头看着汤达。汤达说（英语）：“曾律师已经回国去了，他在事务所的份额和办案的报酬都应该退还给他。”老人说：“不是我们不给他，是曾律师自己放弃了。他不辞而别，违反了协议。”“他请了假，回国为母亲送终。”“理由不重要，事实是他再没有回来。”“他在中国开办了一个自己的私人事务所，目前很需要钱。”老人怀疑地看看汤达：“私人事务所？中国？”“是的。”“汤律师，您很幽默。”“不，我很现实。”“我不否认您和曾建设先生都是优秀的律师。但一个好的律师更需要好的法律环境。用中国的话来说，大概叫做英雄要有用武之地吧。我想，如果曾律师真的在国内很有发展，您也不会继续留在这里的。对不起，对这件事我只能表示遗憾。请您转告曾先生，这里保存着他的份额，如果他回来，我们随时欢迎。顺便说一句，作为律师，我很赞赏您的现实精神。”

汤达欲言又止。

在医院急救室门外。男人脱下血迹斑斑的西装上衣，端详着。看得出他很心疼。见医生从急救室出来，他追上去问：“他到底有没有危险？”“正在处置，现在情况基本稳定住了。”男人伸出手：“谢谢您，非常感谢！”护士长将责任书放在男人手中：“请亲属签字。”男人一怔：“行。”他郑重地在亲属一栏上写下“曾建设”三个字。

护士长：“到楼下去交押金。”“多少？”“五千。”“我身上总共只有一千五，加上零钱也不够两千……”“有多少先交多少，别耽误！”

男人跑到楼下去了。

医院走廊上，交完押金的男人跑上楼梯。医生接过手续，对他说：“放心吧。目前看来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但失血过多，需要血浆。”“我不是交了押金吗？”医生摇摇头：“目前血库十分紧张，再说你的钱也不够。”“那怎么办？”“可以组织你们的亲属捐

献，或者通知其他单位的人都可以，但要快。”“目前只有我一个。”“你什么型？”“AB型。”医生说：“病人也是AB型，去做化验吧。别等了。”男人点点头：“好吧。”

化验室里针管扎进男人那条写满电话号码的胳膊。男人问：“需要抽多少？”护士答：“至少四百CC。”男人闭上眼睛。血流进透明的血袋中……

黄昏，医院走廊上输完血的男人疲惫地坐在椅子上，不由得打了一个盹儿，又睁开眼，他看见走廊尽头的电话机，跃起身快步走向电话，伸手去抓。护士挡住：“等等，这是收费电话。”

男人这才看到旁边贴的收费字条，伸手将钱包掏出来，空空的。“你看，所有的钱都交了押金，可是我现在必须……”“对不起，这是制度。”“这是我刚才在路上遇到的一起车祸，我把受伤的人送到医院，替他交了押金。你看。”他指指自己沾血的衣服。

护士狐疑地看着他：“见义勇为？”“那倒谈不上，但我现在急需打一个电话。请帮帮忙……”护士摇摇头。男人说：“出了车祸，我要向交警队报警，这事不能耽误。”

护士又看了看他，终于把电话递了出来。

“谢谢。”他掏出电话本翻阅着，然后拨号，呼了一个号码。

护士不放心地看着他。电话响了，男人抓起听筒。电话里：“谁呼我？”“喂喂，您是××先生吗？对对，我早晨在地道口看到了您的房屋出租广告，我想知道具体的地点，是否临街，不，不是做铺面用，但差不多……当然要采光好，也要做内部装修，但基本结构不会动……对，现在主要是租金问题，目前的价格我很难接受，您最低能降到多少？比如说可不可以分期支付……”

电话断了，男人抬起头，见护士的手压在电话上，正怒气冲冲地看着他。

男人歉意地笑笑：“好好，这个电话我不打了。再让我挂一个，这次真的是打给交警队报案的，我保证。”护士已经不再相

信他，将电话取了回去。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感到十分疲倦。

深夜，病房内正在输液的伤者眼皮动了动，醒了。他诧异地环顾周围的环境，发现自己在医院，空寂的病房里只有一个男人坐在他身边，正低着头打瞌睡。

伤者：“嗨？你！”

男人怔了怔，醒了。他睁开红红的眼睛，发现叫他的人是伤者，很高兴。“谢天谢地，你总算醒过来了。”“谁把我弄到这儿来的？”“我呀。”“你是谁？”“别管我是谁，先说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能会有什么感觉？你把我弄到这儿来，误了我的大事！”男人：“你是谁？”伤者：“不知道我是谁，你把我弄到这儿干什么？你知道你给我造成了多大损失？”男人也火儿了：“我不送你来你命就没了，你说有多大的损失？别动！”伤者一动，感到晕眩和疼痛，只好又躺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先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我的身份证明都在宾馆里呢。”“哪个宾馆？”伤者警惕地问：“你要干嘛？”“你出了车祸，撞你的人跑了，是我把你送到医院来的，现在我必须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伤者怀疑地看看男人：“真是这么回事？”“我为什么要哄你？”

这时病房的门开了，是交警和肇事单位的人在医生的陪护下走进门来。

医生对交警说：“这个病人就是上午8点40分送来的，颇外受伤、颈部、肩胛多处出血、锁骨有裂痕……”交警问男人：“送他来的人是你吗？”“对，早上8点左右在××交叉口处，肇事的是一辆蓝色卧车，车牌号码在这儿，我当时记下来的。”男人伸出写着号码的胳膊。交警核对了号码，扭头以严厉的眼神看着肇事单位的人。肇事单位的负责人一言不发，一把握住男人的手，热情地说：“太感谢了，我代表宏大集团全体员工感谢您，您的行为我们已经都了解到了，你不仅是挽救了一条生命，也是为……”伤者指着男人：“真的是他救了我？”肇事单位代表老刘

说：“没错，幸亏这位同志及时把你送到医院，我们的司机年轻，当时一点没有察觉，要么他的责任可就大了。这位同志是活雷锋……”男人说：“等等，这个事故不是过失，分明是肇事者现场逃逸。当着交警同志的面，事故的责任性质必须分清楚。我本人就是目击者之一。”

交警掏出本子正准备记录，老刘拦住了：“好了好了，不管事故是什么性质，责任都由我们来承担还不行吗？事件已经清楚了，你们就别管了。怎么处理我和病人具体协商。”病人看着他们争吵，一言不发。老刘回头对病人说：“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宏大集团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病人刚想说什么，被男人拦住了：“事情不能这么简单处理。”

肇事单位代表：“当然了，我们不仅要负责受伤者的损失和费用，还要以宏大集团的名义向全社会表彰你舍己助人的事迹，在这件事上你就是活着的雷锋。”“我不是雷锋。”“不必谦虚，既然事情都已经做了……”“我的目的是为他提供法律上的帮助。他是外地人，对这个城市一点不熟悉，现在我就是他的代理人。”老刘变了脸色：“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男人郑重地说：“我叫曾建设，是本市的执业律师，不是你所说的舍己救人的活雷锋。我们做代理是收费的，对不起，现在我需要与我的当事人单独谈话，只好请你们先回避一会儿。”众人愕然，一时无话可说。病人看看曾建设，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老刘退出病房，大发雷霆：“这算什么事？好好的，半路又蹦出个律师来，是谁处理事故，你还是他？”交警说：“如果人家不同意调解解决，谁也不能强迫他，再说他还有自己的代理人。就是我们处理完了人家还可以诉诸法律。”“屁！宏大想和他私了，是给他面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想跟宏大打官司？好大的胆子！”“不过，从现场看，的确有肇事逃逸的痕迹。”老刘不屑地“哼”了一声

病房内，病人喊道：“嗨，哥们，你还挺有两下子，真把他们给唬住了。”曾建设：“他们有点仗势欺人，我也是看不惯。”“没错哥们，宏大集团我知道，那可是块肥肉，咱们不能轻易放过他，怎么也得叫他多出点血，当然，到时候我也不会亏了你，我看这么着吧，弄好了咱俩三七开，你看怎么样？”“你的姓名，住址，职业。”“高天佑。高兴的高，天佑就是上天保佑的意思。在深圳跑业务，其实，所谓经理不经理都是个虚衔，你叫我高天佑就行了。现在的市面上就数两种人最多，一是经理，二是律师。嘿，绝了，老天爷有眼，让咱俩碰到一块了。你说，还有他宏大的好果子吃吗？讹它，不讹白不讹。我是不能动，全靠你了。”曾建设正色道：“不管你是不是真经理，我可是真律师，你要让我办，必须正式给我签一个委托书，我做你的代理人，要收取代理费。”高天佑怔了怔：“说什么呢？还挺严肃的。我刚才不是答应咱俩三七开了吗？嫌少？行，要么就四六开，你四我六，够意思了吧？怎么，还真是律师？”

曾建设默不作声地掏出律师本给他看。

“这里还有一份委托书，你看看。要是同意你就签上名字。以后有关索赔的一切事务都由我替你代理。”“真打官司呀？”“如果他不答应我们的条件就可能上法庭。”

高天佑正要签字的手犹豫了：“要是打不过宏大集团呢？他们可是财大气粗，到时候咱们鸡飞蛋打一场空可就亏大了。要不咱们平半分？我看出来了，你这人也够难缠的，得，谁让你救我一命呢？我认了还不行吗？”“我是律师，我在依法维护你的合法权益，不是跟你做交易。”高天佑不爱听了：“我要是不签呢？毕竟受伤的是我，不是你呀。”曾建设也被他说怔了：“是，照理说我的确没有权利强迫你签这个委托书，我这么做是在争取你对我的信任。”“咱俩素不相识，我凭什么信任你？”曾建设火了：“亏你说得出口，我救你一命，给你陪了一夜床，还给你输了四百毫

升的血，你说凭什么？”曾建设捋起袖子，露出输血扎的针眼。高天佑看看曾建设胳膊上的针孔和熬得通红的双眼，感动了。他抓住曾建设的手拍了拍，叹了口气：“我刚出门揽业务的时候，也是不择一切手段，着了急敢把自己的小命儿也搭进去。但我不知道律师也有这么干的。我服了。”说着高天佑在委托书上签了字。

曾建设欣悦地说：“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当事人了，说句实话，你是我挂牌执业代理的头一个案子，也算你帮我一回。”高天佑又不放心了：“嗨，咱丑话说在前头，你到底要收我多少代理费？”曾建设笑了：“起码得够我的输血钱和陪床费吧。如果得不到合理的索赔，代理费分文不取行不行？”高天佑也笑了：“看出来了，你人是个好人，就是死脑筋，没法子，我这身上有半条命是你给的，随你怎么处置都行。”“尽管如此，我还得感谢你的信任。”高天佑看着他一身松松垮垮、疲惫不堪的样子说：“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个律师。”

次日，钟楼的钟声鸣响……巨大的彩色氢气球飘荡在城市上空，挂着“请珍惜广告的每一分钟”的招商条幅。街头人潮如海……

曾建设的身影从闹市拐进一条僻静的胡同。一间不起眼的房门上挂着“建设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门外很冷清。

曾建设推门进去，迎面看见挂在墙上的一个镜框，镜框中镶着曾建设的照片：一身雪白的休闲装，在异国情调的绿茵上挥舞着高尔夫球杆，姿势很潇洒。曾建设低头看看自己狼狈的样子，苦笑地摇摇头，将沾着血迹的衣服仍进洗衣机里。他侧耳听见屋里计算机的“嘟嘟”声，便唤道：“肖楠！”

没有回音。曾建设推门进入，见一青年女子正专心致志地伏在电脑前打网上游戏。“我说肖楠，案子咱们还没接一个，你这上网费不知花了多少。”“你不是让我一心一意守电话吗？电话一

天到晚也不响一声，好容易响一声也是催房租的，我也不敢接，只好自己在网上蹦达蹦达。”“是啊，你在网上跟美国的未婚夫谈情说爱，我在大街上东奔西跑抓案子，真不公平。”肖楠调皮地说：“活该，是你自己请我到这儿来的，我还没跟你要工资呢，每天闷得要死，除了工资你还得付我青春损失费。”曾建设苦笑道：“汤达倒好，一个人在美国逍遥自在，把女朋友甩给我保管，还不许出差错，这不是欺负人吗？”“那是你们俩的君子协议，我管不着。”她注意到曾建设通红的眼睛和皱巴巴的衣服：“你……怎么了？”“我昨天在街上抓了一个案子。”“街上？”曾建设苦笑：“在国外学习的时候，见过一些美国律师这么干，追车祸找案子，当时还觉得他们怪可怜的，没想到自己回到国内也这么干开了。”

电话响了起来……

曾建设打趣：“我说怎么样，万事开头难，这不，案子来了。”他捂住话筒递给肖楠。肖楠咕哝道：“说不定又是催房租的。”“那你就说我不在。”肖楠接电话：“喂，找我？对，我是肖楠。你是小琴吗，别急……有话慢慢说，我听着呢。好吧。好好，我现在就去。”

曾建设在一边看着肖楠一脸焦灼：“什么事？”他问。

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在街上疾驰，试图超过别的车……

肖楠说：“我从十二岁起跟姑姑在一起，姑父去世后一直是我照料她，陪伴她，姑姑怕耽误我学习、工作，就雇了一个小保姆，平时尽量不打扰我，今天小保姆在电话中说姑姑急着要见我一面，让我必须带上男朋友，我想这事肯定不简单。”曾建设说：“那你就让汤达飞回来，要实在来不及你就带张照片去。”“我姑姑是唯物主义者，她要见活的。真人。”“那怎么办？”“不是有你吗？”“你不会拿我冒充汤达吧？”“看情况吧，总之是有备无患。虽然你不如汤达长得漂亮，也还凑合。”

车内，曾建设坐在前座，只能从反射镜中看到肖楠的脸。他

已经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西装。“凑合？汤达自己承认他的形象不如我。”“别生气，我是从姑姑的眼光看，我了解她。”“你姑姑没见过汤达？”“我只告诉她，汤达是个律师，很爱我，准备带我到国外去定居。姑姑一直想见他。”

曾建设正了正领带：“说实在的，我很难进入角色。”

“不是我故意为难你，是为了不让姑姑伤心。”“她始终没有儿女？”“有一个女儿，算我表姐，但文革期间已经和姑姑脱离了关系，文革后也从未尽过一点赡养义务。据说姑父的死与她有关，所以姑姑一直不肯原谅她。”

出租车“吱”地一个急刹车。路口的红灯亮了。

出租车穿过一段幽静的林荫路，驶向一座单独的小楼。楼在城市中心，闹中取静，外观典雅而庄重，墙上爬满了花蔓。肖楠上前敲门。没人应答。“小琴？小琴！”

门猛地开了半扇，现出一位年近四十岁形容凶悍的女人，她把身体挡在门前。这是肖楠的表姐周克。“表姐？”“你怎么来了？”肖楠困惑地说：“是小琴给我打电话，说姑姑要见我。”周克冷笑：“撒谎，你安的什么心瞒不过我。”肖楠诧异地说：“你说我安的什么心？”“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还不是惦记我们周家的房产？”肖楠觉得情况不妙：“姑姑怎么啦？”说着肖楠往里闯，被周克挡住。“告诉你，我是周家惟一的继承人，我跟我妈的矛盾是我们周家自己的事，与你无关。”肖楠急了：“你闪开，我要见姑妈！”“没你的事，你回去吧！”说着周克企图推开肖楠，重新把门锁住。肖楠没她力气大，被推开了，周克正要锁门，一只脚插进门缝，是曾建设。周克：“你是谁？”

曾建设掏出律师证对着周克：“我以律师的身份正告你，病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有权要求会见自己的亲属和一切有关人员，任何人都不能无故阻拦。否则，你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周克看曾建设一脸正气，怔了怔不由地松开了手。肖楠

趁机挤了进去。曾建设一言不发地看着她。示意她让路。周克只好躲开了身体，悻悻地说：“律师都带来了，不是贪周家的财产是为什么？”曾建设已经进去了。

姑妈卧室内，阳光从半闭的窗子射进来，一把刀似地切开了黑暗与光明，更显出屋里的幽暗、宁静。阳光照亮摆在壁橱上的肖楠姑父的遗像，面容清矍，眼神刚正不阿。遗像下面有一行字，显然是死者生前亲手写的：“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字迹苍劲有力。遗像对面的窗下有一张大床，肖楠的姑妈安宁地躺在被阳光切开的阴影里。

肖楠伤心地叫：“姑妈，你怎么了？”姑妈指指自己的心脏，对肖楠笑笑。肖楠落泪了：“姑妈，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姑妈摇摇头，视线越过肖楠的头顶，看见曾建设，问肖楠：“你就是……汤达？”肖楠吸泣着点点头。曾建设上前一步：“姑妈你好。”姑妈满意地点点头：“你来得正好。”她吩咐道：“小琴，你出去，把门关好，我们有话要说。”

小琴关好门，出去了。

姑妈将手放在肖楠头上：“别哭。我叫你来是有要紧事的。”

“我们这就送您去医院。”姑妈摇头：“没用，我已经经不起折腾了，一直省着这点力气，想把我的意愿都给你说清楚。你……一定要答应我。”肖楠默默地点头。姑妈招手示意曾建设：“到这儿来。”曾建设走近床前，姑妈握住了他的一只手。

姑妈：“汤达，你要向我起誓，一辈子善待肖楠。她是一个好孩子。”

曾建设有些尴尬，似乎被老人的热情感动了，点点头：“我起誓。”肖楠，帮我抬起头来，枕头下面有一张遗嘱，你看看。”肖楠照姑妈的话，取出了那份遗嘱。姑妈说：“我一辈子没攒下什么东西。只有这所房子，是我祖上留下的。文革后政府把它归还给我。我想，我死后就由你来继承吧。”肖楠刚想说什么，被

姑妈的手势拦住了：“周克是我的亲生女儿，但没有她，你的姑父也不会含冤而死。这不是时代的错，是人心。我和她，没有一点感情，想必你姑父在九泉之下也会和我一样看法。”说着姑妈抓起了一串沉甸甸的钥匙交到肖楠手里。“按遗嘱上说的，我死后，这所房子就归你所有。”“可是姑妈，我要和汤达到国外定居，这房子我用不着。”姑妈严厉地说：“我喜欢你，也相信你，你不能拒绝一个快死的人。”肖楠无话可说。

卧室门外。保姆小琴用身体挡着卧室的门。周克：“躲开！我要见我妈，你凭什么挡在这儿？”“求求你别敲门，老人家受不了。真的，别吵，求你了……”“我叫你躲开这儿！”

外面不断传来周克与小琴的吵闹声，撞门声……姑妈好像没有听见，脸上浮起梦幻般的笑容：“三十几年了，除非能够找到他，房产可以由他继承，也好弥补我一生的愧疚之情……”肖楠一怔：“姑妈，你说谁？”“我还有一个失散在乡下的儿子。”“儿子？”“十几年来，我一直在找，一直没找到。早都绝望了。”“姑妈，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替您去找，一定能找到！”说完她扭头看曾建设，他冲她使劲点点头。

曾建设说：“姑妈，您将这一句补充在文件上，我们也许能够找到。”

姑妈坚决地说：“你们可以去找，如果实在找不到，你们必须答应我不要出国，替我守着这份家业。”肖楠无法不答应，她又看曾建设，曾建设朝遗嘱上叭叭嘴。肖楠说：“姑妈，我答应您，您把这句话加在文件上，我一定遵守诺言。”姑妈看了看他们，指指壁橱上姑父的遗像：“你……对他说。”肖楠盯着栩栩如生的遗像：“姑父，我们向您保证，找不到表哥，我永远守在您身边，哪儿也……不去……”她的声音哽咽了。姑妈微笑着点点头：“他听见了。”说着，她颤巍巍地抬起手，在曾建设的帮助下，在遗嘱上添写了几个字。